

三十六计实例点评 (二十四)

苏卓 编著



目 录

假道伐虢	1
施计要诀	1
施计案例	3
庞涓用计占成皋 孙臆再次遇险境	3
赵高作导演 亡秦在瞬间	13
萧齐乱政 善假者王	25
良谋虽好 引火烧身	35
萧纲迷权 侯景作乱	46
假道伐虢 刘备入川	55
假借敌友巧诱敌 朱元璋胜陈友谅	56
假借廉洁创美名 王莽巧计窃汉权	58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80
飞燕自借 姐妹并峙	82
皇帝卖官 假道有方	86
载贝勒看中俏伶女 段芝贵赎献谋高官	89
巧用计谋保全自己	95
丽人男装俘院长 玉手覆雨亦翻云	96
射双雕英谍抓尾巴 曝隐私密码换新主	104
假借援助 壮大自己	113
商战中无所不用 牛仔装假途文明	115
连环用计 终成大器	116
名牌效应 商机无限	117
假途婚姻 千金上当	120
魔鬼假道 欧陆受难	123
苏联假道 入侵捷克	131
围而攻之 法国败亡	138

名救弱邦 实为法国	140
交际花耍手腕 征服者亦中计	145
苏俄演兵 假途伐捷	153

假道伐虢

施计要诀

“保护国”战略

善使“回马枪”

有借无还

“三角债”

走小路，走近路

【译文】

对于处在敌我两个强国中间的弱国，当敌方逼迫它屈服时，我方要立刻出兵援救，也就可以借机把军事力量渗透进去。对于这种表面临困境的弱国，只有口头许诺而没有实际行动，是不能赢得它的信任的。

【溯源】

假道伐虢：假道，是借路的意思。语出《左传·僖公二年》：“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灭虢。”

处在敌我两大国中的小国，当受敌方武力胁迫时，某方常以出兵援助的姿态，把力量渗透进去。当然，对处在夹缝中的小国，只用甜言蜜语是不会取得它的信任的，一方往往是以“保护”为名，迅速进军，控制其局势，使其丧失自主权。再乘机突然袭击，就可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

春秋时期，晋国想吞并邻近的两个小国：虞和虢。

这两个国家之间关系不错。晋如袭虞，虢会出兵求援；晋若攻虢，虞也会出兵相助。大臣荀息向晋献公献上一计。他说，要想攻占这两个国家，必须要离间他们，使他们互不支持。虞国的国君贪得无厌，我们正可以投其所好。他建议晋献公拿出心爱的两件宝物，屈产良马和垂棘之璧，送给虞公。献公哪里舍得？荀息说：大王放心，只不过让他暂时保管罢了，等灭了虞国，一切不都又回到你手中了吗？献公依计而行。虞公得到良马美璧，高兴得合不拢嘴。

晋故意在晋、虢边境制造事端，找到了伐虢的借口。晋国要求虞国借道让晋国伐虢，虞公得了晋国的好处，只得答应。虞大臣宫子奇再三劝说虞公，这件事办不得的。虞虢两国，唇齿相依，虢国一亡，唇亡齿寒，晋国是不会放过虞国的。虞公却说，交一个弱朋友得罪一个强有力的朋友，那才是傻瓜哩！

晋大军通过虞国道路，攻打虢国，很快就取得了胜利。班师回国时，把劫夺的财产分了许多给虞公。虞公更是大喜过望。晋军大将里克，这时装病，称不能带兵回国，暂时把部队驻扎在虞国京城附近。虞公毫不怀疑。几天后，晋献公亲率大军前去，虞公出城迎接。献公约虞公前去打猎。不一会儿，只见京城中起火。虞公赶到城外时，京城已被晋军里应外合强占了。就这样晋国又轻而易举地灭了虞国。

【题解】

假道，即借道。本意不是为了“敌胁”我援，取信于夹缝中的小国，而是为了顺势将兵力渗透进去，控制对方，进行突然袭击。也可以理解为先利用甲做跳板，去消灭乙，达到目的后，回过头来连甲一起消灭掉。

假道伐虢这个计名是出自于成语典故。这个“虢”，是春秋时代一个诸侯国的国名。这个计谋，也就是从春秋时期晋国向虞国借路攻打虢国的史实中概括出来的。

《东周列国志》第二十五回记载了这场战争。

施计案例

庞涓用计占成皋 孙臆再次遇险境

史皇大夫和禽滑的车队颠簸数日，就要到达楚国国都了，禽滑如释重负，对史皇大夫道：“总算快到了……”

史皇大夫问：“钟离春的人还在跟着我们吗？”

禽滑算了算，道：“他们已经走了，临别时，钟离春告诉我，五天之后他们就能躲入深山，只要进了深山，她的人也就不再跟着我们了。”

史皇大夫没等禽滑说完，猛烈抽出短剑顶在禽滑的咽喉，同车的楚国随从对后面的车队高声道：“停车！”

车队立刻停下，楚国随从拿起兵器跳下车，将假孙臆和齐国随从团团围住。

禽滑大夫吃惊地望着史皇大夫，问：“你们……这是干什么？”

史皇大夫冷笑道：“你以为我是傻瓜？你并非打算投靠我，而是为了看住我，不让我派人通报沿途楚军，拦截孙臆。”

禽滑道：“你这是冤枉我……我如果真是为了看住你，还不如把你杀掉。”

史皇大夫冷笑道：“冤枉不冤枉我不关心，我只关心

如何才能向寡君交差。”

他命令楚国随从把禽滑绑起来，带回楚都。

禽滑见到楚王的时候，高声道：“楚王，你对他国使者如此无礼，天下诸侯将群起而攻之！”

楚王冷笑道：“为友好而来的使者，以礼相待；为欺骗而来的使者，以死相待，天下诸侯都是如此，谁也不会因此怪罪寡人。”

禽滑道：“外臣没有欺骗大王。”

楚王道：“放走孙臆，不是欺骗是什么？”

禽滑道：“孙臆不是我放走的，是他自己放走了自己。”

楚王怒目道：“胡说！他自己怎么可能放走自己？”

禽滑道：“孙臆有许多敢死之士与我们同行，我们不放孙臆走，他们就会杀死我们，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孙臆逃走？”

楚王道：“士可杀，不可辱，齐王命你把孙臆交给寡人，你贪生怕死，让孙臆逃走，该当何罪？”

禽滑道：“大王，如果孙臆逃走，危害大王与寡君，禽滑就是死，也要喷他一脸鲜血。可是，他的走对大王有百利而无一害，因而禽滑才任他逃走。”

楚王冷笑道：“说得好听，孙臆逃走对寡人有何好处？”

禽滑道：“孙臆若再次落入大王手中，庞涓还会向大王要人，大王不给，庞涓将同上次一样，率军威逼大王，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楚王道：“寡人不怕庞涓。”

禽滑道：“大王不怕庞涓，但大王怕秦国，秦国是大王的劲敌，若庞涓进犯楚国，秦国必然趁火打劫，抢夺

大王的疆土。孙臆逃走，大王避免了两面受敌，这是一利。”

楚王问：“第二利呢？”

禽滑道：“齐国的将军们，对大王索要孙臆，耿耿于怀，若孙臆平安离开楚国，他们就会平息对大王的怨恨，大王若遇强敌进犯，请齐国出兵相助，将军们就会全力帮助大王。”

楚王点头道：“寡人也想到了这一点……”

禽滑接着道：“第三利是大王得到了田忌珍藏多年的珍宝。田忌献宝，并非心甘情愿，他是为了使大王不伤害孙臆，孙臆不走，田忌将借故索要珍宝；孙臆逃走，田忌不会再提及这些珍宝。这第四利……”

楚王打断他，问：“你不要说了……寡人问你，你处处为寡人着想，对你有何好处？”

禽滑道：“外臣为大王着想，是为了让大王同意齐楚两国结盟和好，齐国最大的威胁是魏国，若齐楚两国结盟，有大王相助，魏国便不敢小视齐国，寡君会因此奖赏并重用外臣。”

楚王命令士兵为禽滑松绑，然后设宴款待他。

孙臆和钟离春来到韩国，申大夫热情接待他们，让他们住在自己的府上，并打算把孙臆举荐给韩王。孙臆不同意，道：“韩王不重用我还罢，若重用我，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消息就会传到魏国，庞涓会因此刁难韩国。”

申大夫笑道：“孙先生在齐国会数败庞涓，有孙先生在此，庞涓不足为虑。”孙臆道：“韩国国力军力不如齐国，西方又有秦国的威胁，若与魏国为敌，对韩国极为不利。”

申大夫问：“孙先生是不是不愿帮助韩国？”

孙臆道：“孙臆乃无家可归之人，申大夫能收留我，非常感激不尽，我有一分力，绝不会出半分，暂时不出头露面，正是为韩国着想。我可以为申大夫出谋划策，使韩国渐渐强盛起来，到那时，我再出面，也为时不晚。”

韩国地处魏国和秦国之间，秦国为扩大疆土，不断袭击韩国边城，蚕食韩国。韩王担心长此下去，他将无立足之地，召集朝中重臣，商讨如何对付秦国。大夫们认为，韩国的士兵不算不勇敢，韩国的将军不算不忠诚，之所以连连败于秦军，是因为统帅军队的大将军无能。韩王想让太子当大将军，大夫们反对，说太子有勇无谋，又刚愎自用，怕是难以胜任。有的大夫提到孙臆，说他在韩国就好了，可惜他不在……

大夫越商讨，越悲观，韩王不由伤感，叹道：“寡人无能，寡人的大夫也无能……对付一个秦国都毫无办法，若魏国、楚国都来夺我疆土，寡人的国家将不复存在了……”

申大夫再也忍不住了气了，他把孙臆来到韩国的消息告诉韩王，韩王喜出望外，命申大夫速请孙臆进宫。

因为申大夫把孙臆举荐给韩王，钟离春质问申大夫：“孙先生与你有约在先，你为何不讲信义？”

申大夫真诚地：“我不是不讲信义，是韩国太难了……没有善于用兵的将军，疆土不断被强国蚕食，长此下去，韩国将不复存在，因此，我才不得不把孙先生举荐给寡君……”

钟离春道：“庞涓因此将知道孙先生在韩国，他若向韩王要人，韩王未必会因为孙臆而得罪庞涓。”

申大夫：“钟离姑娘，寡君不是齐王，也不是楚王，不论谁来要人，寡君也不会屈服他们的淫威，因为寡君

明白，只要把军队交给孙先生，任何国家都不敢小视韩国……”

钟离春：“话谁都会说，危难来临之时，就是另一回事了……”

申大夫：“钟离姑娘，如果危难来临，无论是何人，他敢对不起孙先生，我就敢杀他！你们如果不信，我可以对天起誓……”

申大夫说着抽出剑，跪在地上，以剑指天。一直沉默不语的孙臆连忙上前，扶起申大夫，答应进宫拜见韩王。

韩王后听说韩王打算把军队交给孙臆，对韩王道：“孙臆是齐国人，若对大王不忠，岂不是养虎为患吗？”

韩王道：“除了孙臆，没人能抵御秦国。”

韩王后道：“臣妾听说孙臆在齐国时并不是统帅军队的大将军，而是军师，大王可让太子统帅军队，让孙臆当他的军师。”

韩王道：“太子太年轻，又刚愎自用，寡人怕他不采纳孙臆之策，误了寡人的大事。”

韩王后道：“太子若不采纳孙臆之策，孙臆有权禀告大王，让大王来决断，这样，既用孙臆之长，又不让他掌握兵权，岂不两全齐美？”

韩王认为韩王后说的有理。

孙臆在韩国当上军师的消息，很快就传到魏国。庞葱对庞涓道：“叔父，应该前往韩国，向韩王要人，否则，待孙臆在韩国站稳了脚，再想要人，就难了。”

如何得到孙臆，庞涓早就有了自己的主意，他对庞葱道：“你立刻前往韩国，不是去要人，而是邀请韩王在成周与寡君会盟，共同对付秦国。秦国一直威胁韩国，

韩王一定会答应会盟；成周曾是周天子号令诸侯之地，而今虽说徒有其名，但若在成都会盟，韩王也没有理由反对。”

庞葱不解地问：“叔父，会盟与孙臆有何关系。”

庞涓道：“若在成都会盟，走近路需经韩国疆土，我可乘机占领韩国的要地成皋，成皋乃韩国北方的屏障，韩国决不会放弃，我用成皋换孙臆。”

魏国向韩国借道，韩国大夫议论纷纷，大都不同意借道给魏国。韩王对大夫们道：“寡人若不答应借道，魏王会说寡人会盟没有诚意。”

孙臆对韩王道：“大王，二百多年前，有两个国家，一个叫虞国，一个叫虢国，晋国想吞并这两个国家，便将美玉良马送给虞国国君，要求借道讨伐虢国。虞国国君被晋国的花言巧语所迷惑，答应借道给晋国。晋国的大军经过虞国的疆土，消灭了虢国，回军之时，又乘虞国不备，占领了虞国……此次魏国借道，极有可能效仿当年的晋国。”

韩国太子认为孙臆多虑，魏国参加会盟的军队只有五千人马，根本没有能力图谋韩国。

孙臆对太子道：“太子，这不是多虑，庞涓的军队虽不会图谋韩国，但可以图谋韩国的成皋，成皋乃韩国北方的屏障，若成皋失陷，敌军可直驱韩国腹地。”

庞葱听说孙臆竭力反对借道，便带着宝玉去见太子。太子拿着宝玉对着亮处看了看，对坐在一侧的庞葱道：“的确是一块罕见的宝玉……这礼是不是太重了？”

庞葱道：“那要看怎么说了……若一块宝玉能促使韩、魏结盟，共同对付秦国，这礼太轻了；若只是为了结识大将军，这礼就太重了……”

太子道：“你认为这礼是轻是重？”

庞葱道：“当然是轻了？”

太子道：“如此说来，我应该收下这块宝玉？”

庞葱道：“当然……”

庞葱话音未落，太子扬手将宝玉重重扔出。宝玉击打在一件青铜器具，发出一声脆响，碎落地上。

庞葱欲怒，又忍住了：“大将军不收宝玉，可将宝玉还给我，为何要让宝玉粉身碎骨呢？”

太子笑笑：“我已经收下了，因此，我才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与庞葱同来的谋士在一旁道：“大将军爱的不是宝，是名，廉洁之名……这实在难能可贵！”

庞葱闻此反应过来，一脸谦恭地：“大将军所为，实在可敬……不过，大将军作为韩军的统帅，若只有廉洁之名，而没有功名，韩军上下便只知道有孙臆，而不知道有大将军了……”

太子笑着道：“不用你操心，功名我会有的，而且绝不在孙臆之下。”

庞葱道：“孙臆最怕别人的功名超过自己，比如说，会盟之事，孙臆之所以极力反对，就是因为大将军赞同会盟，若会盟成功，韩国将摆脱秦国的威胁，这个功劳就是大将军的了。”

太子道：“孙臆反对的不是会盟，是借道，他怕你们魏国借此占领韩国的成皋。”

庞葱道：“寡君若真想得到成皋，根本不借道，只要与秦国结盟，别说一个成皋，就是整个韩国，寡君也能得到。寡君之所以与韩国结盟，绝非为了韩国的城池，而是阻止秦国染指中原，魏韩两国乃中原的屏障，我们

结盟，不但是为我们，也是为中原诸侯。若韩魏两国会盟成功，中原诸侯都会感谢大将军。”

太子好大喜功，他答应庞葱，劝说韩王借道给魏国。

韩王对太子道：“太子，你还年轻，国与国之间的事，你还不明白，而今诸侯相争，尔虞我诈，弱肉强食，许多小国相继灭亡，诸侯之中只剩下了韩国，魏国，赵国，齐国，楚国，燕国，秦国七个大国，以及几个苟延残喘的小国，七国之中，韩国算是弱国，秦国与魏国都窥视我们的疆土，若放松警觉，他们就会乘虚而入，因此，为父不得不防。”

太子道：“既然如此，魏国为何还要与父王结盟呢？”

韩王道：“齐、楚结盟，共同对付魏国，魏国若全力对付齐、楚，就必须稳住秦国，稳住秦国的最好办法，就是与寡人结盟，使秦国不敢轻举妄动，而寡人与魏国结盟的目的，也是为了秦国，这叫相互利用。因此，魏国若真心结盟，即使不借道给他，他也不会变卦。”

庞涓果然没有变卦，会盟如期在成周宗庙内举行。助祭者们将三牲——牛、羊、猪摆在大殿前的祭坛上，乐师们吹奏起和谐的乐曲，身穿祭服的韩王与魏惠王以及随行的两国大夫们神情庄重跪在盟坛上。

魏惠王将写有红色字迹的玉圭高高举起，高声道：“魏国韩国，兄弟之邦，同一祖先，同居中原，唇齿相依，血肉相连……”魏王身子突然晃了一下，讲不下去，他脸上透着痛苦，大口喘着气。

韩王看看身旁的魏王，低声问：“魏王，怎么了？”

魏王极力忍耐着，片刻后道：“没事……”他继续高声道：“秦国虎狼，侵我兄弟，窥视中原，兄弟之邦，理应联盟，共同御敌，同甘共苦。我愿与韩国结为同盟。”

韩王举起玉圭高声道：“韩国魏国，手足之国，手足难分，利害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秦国暴虐，欲占中原，为抗暴秦，为保中原，手足之国，理应结盟。我愿与魏国结为同盟。”

穿黑色祭服的助祭者走过来，接过他们手中的玉圭，将玉圭放在祭坛上。

韩王、魏惠王向祭坛行大礼。行礼时，魏王看上去很是吃力。

礼毕，魏惠王欲站起，身子不由又是一晃，韩王连忙上前扶住他。

魏王低声地道：“没事，我能行……”

两人并肩走下盟坛。魏惠王突然一阵晕旋，险些摔倒，庞涓上前连忙扶住他，一脸焦急，道：“大王，大王……”

魏惠王睁开眼，有气无力地道：“天子宗庙，不可喧哗，扶寡人回去……”

庞涓搀扶着魏惠王走出宗庙大院。

韩王到魏惠王的住处看望生病的魏惠王，庞涓呈上国内送来的急信，信上说齐楚两国屯兵边境，有意进犯魏国，太子请魏惠王与速回国都大梁。

魏惠王打算第二启程回国。庞涓不同意，道：“路途遥远，一路颠簸，大王身体不适，路上若有个三长两短，微臣如何向国人交代？”

魏惠王执意要走，但身体的确难以坚持，叹道：“寡人不中用了……若因为寡人，耽误了国家大事，寡人愧对祖先。”

一旁始终没有开口的韩王道：“魏王不必着急，安心歇息两日，我借道给你，你可经过寡人的疆土，从近路

返回大梁。”

魏惠王道：“这怎么可以呢？我听庞元帅说，来时因为借道之事，韩国大夫们议论纷纷……我看还是不借的好。”

韩王道：“魏韩两国既然结盟，你我二人便尤如兄弟，兄弟之间不应见外。”庞涓对韩王道：“大王，寡君不是见外，寡君是怕大王回国后，不好向大夫们解释。”

韩王有些不快，道：“寡人乃一国之主，寡人做出的决断，用不着向任何人解释。”他对魏王：“魏王，盟国遇到危难，韩国决不会袖手旁观，别说借道，即使借兵，我也不会说一个不字。”

随韩王前来会盟的司马大夫反对借道给魏国，他道：“魏国来时要借道，回时又要借道，其中定有阴谋。”

同来的韩国太子道：“魏国即使有阴谋，我们也不怕，他们只有五千军队，我率一万人马紧随其后，他们若敢轻举妄动，我叫他们有国难归！”

司马大夫道：“庞涓善于用兵，五千军队在他手里，如同三万之众，若有不规之举，你的一万人马，绝非他的对手。”

太子不快地，指责司马大夫长别人之志，灭自己之威，二人争论不休。

韩王道：“你们不要再争了，寡人话即出口，已无法受回，就按太子的意思办吧。”

太子的军队上路之前，韩王嘱咐太子道：“司马大夫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你可一定要多加小心。”

韩国太子率领韩国军队紧随庞涓之后，一路警惕百倍，不敢有丝毫懈怠。军队过了成皋后，仍未见庞涓有什么不规的企图，韩国太子的警觉开始放松。

这天晚上，魏国士兵在帐篷间的空地上燃着篝火，庞涓和士兵们在篝火边喝酒唱歌，手舞足蹈，欢乐异常。韩国太子闻此，完全放松警觉，也让自己的士兵喝酒唱歌，欢乐一番。

第二天一早，韩国人发现庞涓的军队舍弃随行的辎重，不知去向。韩国太子正在纳闷，成皋的守城将军带着一身血迹闯进太子营帐，他告诉太子魏国人偷袭成皋得手。

韩国太子目瞪口呆。

【点评】

“假途伐虢”是以向对方借道为名，达到消灭对方或夺取对方要地的目的。庞涓用此计占领了韩国的成皋，打算以此要挟韩国交出孙臆。

赵高作导演 亡秦在瞬间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奠定了封建帝国的基础。秦始皇作为一代帝王，在关系到他秦家天下“传之万世”的帝位继承人选上，是非常明智的。

在秦始皇的各个公子中，公子扶苏是长子，但并不为秦始皇所喜欢。不过，为了秦家基业，他还是有意地培养扶苏。扶苏被派往北部边疆与大将蒙恬带兵戍边，实质上这是对他的考验和锻炼。扶苏在诸公子中确实是比较突出的，尤其超出他的小老弟胡亥许多。

少公子胡亥是和乃兄截然不同的人物。虽说他也受到了良好的宫廷教育，但生性是一个“公子哥”的脾性，毫无风范可言。

他小时，有一天秦始皇在殿中宴会群臣，并诏诸公

子入殿就餐，胡亥也来参加。

秦制规定，臣下朝会皇帝，入殿之前必须脱掉鞋子，放在殿外的台阶上。这天宴会盛大，阶上的鞋子虽多，但行列整齐，放置有序。

胡亥在诸公子中比较娇惯，他吃饱喝足后，不愿在席中干磨时间，便提前退出殿来。他顺着鞋子行列，边走边用脚踢，一直把整齐的朝鞋踢了个乱七八糟，这才离去。后来胡亥做了皇帝，天下秩序正像被他踢乱的鞋子那样混乱不堪。

胡亥的一生，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和赵高的关系，可谓“成也赵高，亡也赵高”。赵高原来是宫中的一位宦官，因为他精通狱法，身高力大，又能写一手好字，被秦始皇提拔为车府令，掌管皇帝的车马仪仗队。

赵高生性狡诈，深藏不露，又巧舌如簧，善于奉迎。他教胡亥书法和判案，很快取得了胡亥的欢心，二人结下了深密的关系。

秦始皇巡游天下的那年，胡亥年已 20 岁。他玩性正盛，极力请求随行。秦始皇宠爱这位少公子，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不巧的是，秦始皇尚未巡游多少地方，便一病不起。他深知自己来日不多，而当时朝中未立太子，长公子扶苏还在北部边郡监兵，便及时留下了皇位继承问题的遗嘱。遗嘱命扶苏把兵事移交将军蒙恬，急赴咸阳主办丧事，并继承皇位。

遗嘱加盖玉玺密封后，存在车府令赵高处，还没来得及交给使者送出，秦始皇便与世长辞了。

丞相李斯见秦始皇死在途中，恐怕咸阳诸公子争夺帝位和天下叛乱，故密不发丧，只有李斯、胡亥、赵高